

站在我面前的吉雅,比视频里瘦小,也比视频里美丽。怎么看,都与出现在爆款视频里那个巡边时策马扬鞭、冰霜覆面的女孩联系不到一起。轻抿嘴角的笑容和眼睛里透出的晶亮,连同那份不加掩饰的激动与青涩,都令我想起边关的草原与天空,干净、纯粹,有种坦荡的美。

与吉雅相识,源于一则新闻。2023年底,我所在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中心筹划“‘云游’国门边关”直播活动。征集素材时,收到了马背警队巡边的视频。那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的一支马背警队。这片区域地处自然保护区,多是湿地和丘陵,车辆难行,“运输车加骑马”的方式,成了马背警队探索出来的最有效模式。

视频里,茫茫雪原之上,吉雅骑在马背上,凛冽寒风裹着霜花覆满她的眉眼,呼吸凝成的白雾在空气中散开,转瞬就在睫毛、脸颊凝成层层冰壳。这视觉冲击力太强了!我们当即决定把她的特写剪辑成10多秒的短视频首发。新浪微博话题“00后女警零下39度骑马巡边”阅读量飞速上涨,媒体接力转发,“冰雪妆”女警吉雅一夜之间成为千万人关注的焦点。

新媒体热点更迭匆匆,可这个冰雪女孩一直留在我心里。去年年底,一份申请校外导师的简历投递至我手中,申请人是一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研一学生。工作繁杂,本想婉拒,没想到点开的瞬间,满是惊喜——申请人居然就是吉雅。奇妙的缘分,让我当即应下。

与这个00后姑娘初见,我细细听她讲起名字背后的故事。“吉雅”在蒙古语里代表缘分、好运。她的母亲是蒙古族,父亲是汉族,名字里寄托着父母朴素美好的期许。

聊起初心,吉雅说从小就想当解放军。高考出成绩时,征兵通知也到了。一边填报高考志愿,一边打开征兵网填写信息,选项密密麻麻,她大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勾了“艰苦边远部队”那一项。“就想去锻炼一下。”如今回忆起来,她轻描淡写地说。她顺利通过了层层选拔。离家那天,爸爸送她上车,新兵们都伤感,至少两年不能回家,她心里想的却是:心心念念的

在风雪中长大

聂虹影

梦想终于实现了。

回望新训那段日子,她说只有一个“累”字,但不觉得苦。因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就使劲练,咬咬牙就过去了。她个头小,起初跑步勉强跟得上,到新训结束下连时,已经能追上最前面的班长了。

新训结束,班长问她想不想去阿拉善,她说想。其实那时她压根不知道阿拉善在哪里,条件如何,只是想着肯定是个艰苦的地方,她填报的就是艰苦边远部队。

可真正到了阿拉善盟边防支队勤务中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扑面而来,日常就是站岗、训练和打扫卫生。满腔热血投身部队,想着报效祖国,以为会让自己开坦克、开大炮,结果很多时候都是拿扫把和抹布,她一时很难接受。妈妈开导她,当兵就有不同的分工,鼓励她踏实干活,做好每一件事情。吉雅慢慢接受了这个观点,认真做事,表现很好,队里又让她兼任了文书和话务员。

后来部队转隶。脱下军装换上警服的那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的衣服换了,脚下的路还在往前延伸。

调入乌拉盖马背警队,才是吉雅与雪原、骏马真正相伴的开始。说起“冰雪妆”视频,她很不好意思:“纯属意外,自己出镜不是因为做得好,而是体能差。”她很坦诚,“那是我第一次骑马巡边,不熟练。体能差,呼吸快,哈气比别人多,脸上的霜就更浓了。”其他队友呼吸平稳,反而不容易出片。她本想宣传全队的戍边日常,结果自己倒成了主角。

褪去网红标签,扎根马背警队的日子,才是她心中最珍贵的时光。吉雅非常

喜欢在马背警队的工作,觉得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第一次下牧区,牧民大姐拉着她合影。“因为我是第一个来帮她干活的女警。”她说,那个时刻的成就感赶过了上新闻,“上新闻是偶然,这份认可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次跟着队友帮助牧民搬运过冬饲草,她看着男民警侧腰甩过去一捆,也不甘示弱,拧着腰甩过去。当时没感觉,第二天腰像折了,好几天才缓过来。“后来才知道是拉伤了,其实掌握了窍门就没事了。”

我感慨巡边女警的辛苦,她却笑笑说:“不觉得啊。人都有各自的辛苦,有的累身体,有的累头脑。”她自信的是,“当过兵,心性磨出来了,不觉得有太苦的事,再难的境遇,都能从容面对。”

巡边是警队的主业。一年四季都没有空下来的时间,每周要巡边一到两次,每次七八个小时,从早走到晚。最难的是冬天,雪厚,路上的坑被雪盖住,马走着有时一个跟踉,就能把人甩下来。乌拉盖的冬季漫长,10月份下雪,次年4月冰雪才开始融化。白毛风席卷、大雪封山,尤其是风雪肆虐的深夜,羊很容易走失。牧民求助时,总是会先想到马背警队。民警们策马扬鞭穿梭雪原,帮牧民赶牲畜归家。也常常去救助困在风雪中的自驾游客,先挖路、拉人,把被困者带到所里保暖,等天好再救车。警队一面墙都是锦旗,全是受救助者送的,每一面都藏着一段救援故事。

吉雅说,除了自己,感觉队里每个人都厉害,都有绝活。队长阿其图是全队公认的“边境鹰眼”,巡边中,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那边有个点,是啥?”他们

看到过黄羊、豹子、鹿、狼、熊等。队友伊特格勒骑马好,是马术教官。额呢日乐动手能力强,以前借牧民的马拉雪橇运物资,后来觉得总借不合适,就自己焊了一个,还会拉四胡和马头琴。张柏河会飞无人机,还自己研究组装了一台带热成像功能的。白毛风天羊走丢了,他的无人机能快速锁定目标,队里的影像素材也靠他积累……

在实际工作中,吉雅觉得自己尽管读了大学,但还是能力不足。她一直想考警大,研究生能来也算圆梦。在职报考,顺利考上,家人很惊讶,并不知道她报考。

从马背警队到学校,环境迥异,吉雅的心态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早晨,把马赶回来吃草料,如今面对的是书本论文。因为压力太大,嘴都上火起了泡。她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经常拉着同学请教。“因为离开这里,就没人讨论这些了,回去之后更多的时间只能跟马说话了。”

谈及毕业后的规划,她说没有遥远宏大的设想,只是想着在学校里多学本领,回去后听从组织分配。如果让自己选择,她还想回马背警队,然后稳扎稳打重新开始,守好熟悉的边境草原。

有过工作经历再来读书,更清楚自己缺什么需要什么。这次重返校园,她一心想补齐宣传文化专业短板,希望系统学习宣传工作理论,更好地挖掘边境基层的鲜活故事。她反复说,网络走红不过是一场意外,“冰雪妆”只是体能不足带来的偶然镜头,所有荣光都属于马背警队坚守的全体战友,边境线上日复一日的风雪巡护和救援帮扶,才是真正值得记录的宝藏。

吉雅告辞了。我独自回想着她说过的每一件事,回味着这段横跨军营、警营、雪原、校园的人生旅程。那个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里哈气成冰的女孩,那个拧着腰帮牧民搬运过冬饲草的姑娘,那个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讲的学生,从来都是同一个人。风雪一层层覆上来,又一层层化开,底下始终是那张年轻清晰的脸,坦坦荡荡,像乌拉盖的草原与天空。

她没有在冰雪里成名,她只是在风雪中长大。

现代社会,人们对战争的认知,大多来自电视、电影或者书籍。在和平的环境里,追忆90多年前的长征,其艰险和残酷程度,以今人的笔力,难以描摹其万一。我们出生在远离硝烟的时代,晴空下,看到最多的,是飞翔的白鸽和欢乐的人群。作为艺术叙事,无论小说还是影视,战争的细节总被反复描摹。明知那是艺术的重现,可当那些画面撞进眼里,依然会心底发紧。

儿时的英雄主义教育,让我们崇拜伟大,渴望在枪林弹雨中彰显智慧和果敢。常常会聚集一群孩子,用枝杈当步枪,就可以展开一场战争游戏。划出阵营、分清敌我。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最后赢得胜利的,一定是机智勇敢的红军。反动派的军队,或抱头鼠窜,或陈尸荒野。直到父母喊吃饭,那些被“消灭”者,才瞬间苏醒过来,拍掉身上的杂草,继续日常生活。

时光可以磨平很多事物,但总有一些坚强的人物和烽火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凸显出来。比如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比如把半条被子留给老乡的红军女战士。这些故事里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即使历经多年,依然熠熠生辉、令人敬仰。他们用铮铮铁骨告诉这个世界,一支叫作红军的队伍,即使穿草鞋、负重行,翻雪山、过草地,也要把一个民族不屈的旗帜,插在延安的宝塔山上。

这些肩负着民族大义的革命者,身着单衣薄裤,怀揣冻硬的菜糠,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中国求生存、为民族生存的艰难之路。层层封锁和堵截,处处的泥沼和陷阱,草根和皮带都成为维系生命的食材。每前进一步,代价都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可那一步,终究没有白迈。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不知道,除了对真理执着的信仰和对胜利不变的信念,还有什么能支撑他们虚弱的身体和沉重的脚步。二万五千里长征,硬是闯出了一道让世界瞩目的奇观。自此,中国的革命绝处逢生,这些布满血泡的泥腿,将一个民族的命运扛进了新的征程。几十年后,曾经被鲜血浸染的土地上,长出一行行茁壮的庄稼,像笔直的红缨枪,那是他们在用自己的魂魄,继续拱卫这美丽的家园。

想起长征

熊红久

安逸的环境,让很多人觉得,和平就像与生俱来的馈赠。人们无法想象,会有一种生活,脱离了美食和歌声,会有一种人生,面对着炮火和死亡。就像我们走进任何一家琳琅满目的鞋城,看不见草鞋一样——这在上个世纪被无数双戮裂的脚穿过的物品,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也淡成了一种装饰,淡成历史疤痕上隐隐作痛的怀念。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长征置于当下,则更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身上可能淡去的血色,也照见该补上的那根骨头。

漫步在和平的氛围里,我们是幸福的。携妻带子,林荫道上,响起轻快的脚步与爽朗的笑声,和平被诠释得既简单又纯粹。拥有今天的幸福,最不该忘记的,是那些用热血坚守信仰的、用生命开创未来的人。有更多的人,我们不知道名字,但我们记住了长征这个事件,记住了红军所锻造出的一种精神。犹如铁铸的根基,再过许多年,也会屹立不倒,光照后人。

世界并不安宁,安宁的只是我们生活的国度。如果长征是那一代人必须完成的使命的话,那么今天的我们,也要扛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在祖国面前,我们愿俯身如纤夫,勒进肩头的绳子再深一分,只为把这条大船拉得更稳、更远。



哦，军号

高洪波

是苍茫岁月的一声呐喊
是青春记忆的一缕回音
哦，激越的军号
每在梦里吹响
屡屡让我警醒。

起床号让我振作
出操号令我跃动
熄灯号伴随星星闪烁
军营刹那间进入宁静

最钟爱的是冲锋号呀
喃喃喀嗒,号令声中如下山猛虎
更胜似暴怒的山洪
谁敢阻挡这号声!
灭亡是注定的宿命。

哦，遥远而亲切的军号
此刻,我用生命倾听
一声声,一缕缕,
谁是那激昂的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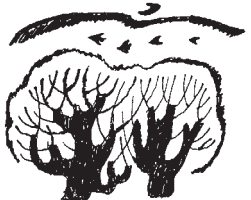
受委屈了,也会长久地蹲在小杨树下,就像来到爸爸的身旁,要向爸爸诉说呢。

姨父接到家信,读到这段文字时,心中涌起柔情和內疚:在孩子需要安慰与劝导时,他却身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幸亏回家探亲时,亲手栽下这棵小杨树,让孩子有了—个精神寄托。他叮嘱妻子,少让孩子受委屈,多给孩子讲

探亲树

李荣华

一讲道理。
后来,姨父总会在信里问姨妈,这段时间孩子还蹲在杨树下吗?姨妈为了让姨父放心,总是说孩子已经不蹲在杨树下了,只是常问我还有多少天才过年,孩子盼望爸爸回家呢。你春节回来时会发现,你亲手栽下的杨树真是一棵好苗子,长得特别好。虽然分别才一年,只待你再回家探亲时,自己也认不出它了呢。



中国画《梦归家园》
四十一岁,作者邵飞,中国美术馆藏。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上世纪80年代,我在部队机关担任秘书,常年伏案写稿,有幸近距离接触了一位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老革命。

出身安徽农村的他,个子不高、清瘦朴素,浑身透着质朴气息。幼年父母双亡后,他被舅舅收养,旧社会的苦,堪比黄连,他一尝遍,是共产党将他从黑暗中拉出。他参加革命早,级别很高,但身上没有半分官气,走到哪里,都像一名普通又严肃的老兵。

自幼放牛,他没读过一天书,参加革命后才慢慢学文识字,也因此常闹读错字音的小笑话。“陶冶情操”会念成“陶冶情燥”,“骆驼祥子”说成“骆驼样子”,连张海迪的名字都误读成“张海由”。但他对文稿的要求却不低,尤其讨厌肤浅的空话套话、酸腐的八股文章,碰到又长又空的稿子,他会毫不客气摔在桌上,厉声斥责:“又臭又长!”还反复告诫执笔者,要沉到基层摸兵情,别讲云里雾里的虚言。

严苛到极致的节俭,也让身边人对他满心敬意。一次下部队蹲点,他很晚归来还未进餐,我赶忙叫来司务长想安排做些吃的,却被他立刻制止,担心捅开封好的炉子浪费煤炭,执意夹着碗筷独自出门。我放心不下悄悄跟随,还被她厉声阻拦。半小时后,他笑着回来,街边的简单一餐,就让他满脸满足。基层官兵出于敬重,偶尔也会给他多加一两个小菜,这份微

老革命的模樣

陆令寿

这番话时隔数十年,依旧振聋发聩。因为性子耿直、坚守原则、不徇私情,当时不少人无法理解他。可时光终究是公正的,过往的不解与非议,都随岁月慢慢散去。这位没读过多少书、不擅华丽辞藻的老革命,用一生的言行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初心,践行着最纯粹的信仰,活出了真正的革命者该有的模样。

